



1928

■ 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刊行 ■

722.1
426
3

種 一 第 書 叢 洋 南
傳 人 偉 民 殖 僑 華 洋 南



1 9 2 8

行 刊 部 業 事 化 文 洋 南 學 大 南 暨 立 國

A 211553



目次

陳序	一—三
原序	一—三
本論	
(一) 殖民蘇門答刺島者	一—三
(二) 殖民菲律賓濱者	四—九
(三) 殖民爪哇島者	一〇—一一
(四) 殖民婆羅島者	一二—一八
(五) 殖民緬甸者	一九—二三
(六) 殖民越南者	二四—三五
(七) 殖民暹羅者	三五—三九
(八) 殖民馬來半島者	三九—四七
結論	四八—五一

陳序

治史傳之學，殆莫難于南洋諸島矣。以其資料，最不易蒐討，卽偶有所獲，亦多爲模糊影響之傳說，試舉以與他書參校，隨在可發見其矛盾抵牾之點。此誠無可如何，吾儕卽欲絞其腦汁，勉求翔實，期得真相，而苦于有志未逮，殆學力所限歟？抑終無法以彌此缺憾耶？

華僑之遠適南洋，元明以前，其詳已不可得聞。元明以後，則片鱗寸爪，時時散見于載籍，卽東西人士，亦間有紀述。而溯其淵源，要不出于「民間傳說」，然捨是而他求，將更無所得，慰情聊勝于無，則終較愈于洪荒時期之「石史」，而尙有入物姓氏之可稽耳。

所云殖民偉人者，窺其行迹，大率近于綠林之豪，此亦何必爲諱。歷史上之

英雄，事業之大小成敗有殊，而十之八九，要不出于此一流人物，寇盜之與帝皇，本何所區別？常人狃于俗見，而心有所軒輊，具史識者，正當掃除翳障，以估定其價值也。

南宋以還，華夏兩淪于異族，胡人牧馬，蹂躪及于珠江流域，亡國遺黎，備受凌虐屠戮之慘，蹙蹙靡騁。閩粵瀕海，瞻望前路，乃生倖心，則相率而大去其鄉，乘桴浮于南國，吾僑之孳乳生聚于炎徼，此其主因也。

萑苻健兒，剽掠爲業，嘯聚旣衆，自必挺生魁傑，負雄圖遠略，海外虬髯，扶餘奮跡，因僑民之夥，加以部勒，遂成其蠻夷大長之資。南陬列島，吾先民之遺烈，固到今猶受其賜，而未盡泯也。苟吾國家能自振拔，則南海之濱，莫非國土，將一、一早隸于職方，何至惕息寄籬，動遭慘辱，嗚呼傷已！

此書原本，爲高要胡氏所輯錄，雜採羣籍以成篇，鈎稽考證，蓋猶未遑，故頗多沿譌。李長傅先生旣加校讀，舉以見畀，茲稍爲校讎其文字，商兌其得失，增補

張傑諸一傳。雖其間事實，尙多有待于論定，而南溟史料，捨此亦未易取材，欲求美備，容俟異日，爰付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鉛槧印行，供邦人士之考覽焉。

宗山於十七，五，十六，校訂訖并識

原序

胡炳熊

近數百年來，泰西各國，競言闢地殖民。阿利安種之國旗，輝映全地，以中國方之，誠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國力盾其後，而中國無此，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漲力而已。宣統元年，我政府擬設殖民專部，事未果行。夫吾今日國力孱弱，如是其甚，縱有專部，果能擴張事業於他國與否，不敢斷也。然而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爲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傑，若摩西之君猶太，哥崙布之闢美洲，克雷飛之併印度，其人大都曠世不一遇，而中國乃時時有焉。吾徵諸往籍，其在北徼，則有昌意少子之王鮮卑，（見魏書及北史，卽今西比利亞地也。）殷時夏后氏裔淳維之王匈奴，（見史記及漢書，卽今沙漠地也。）其在東方，則有周初箕子之王朝鮮，（見書大傳）漢初燕人衛滿之王朝鮮，（見史記及漢書，所都王

險城，卽檀君舊都，今朝鮮北境平壤地也。其在西域，則有北魏時金城人麴嘉之王高昌，嘉次子之王焉耆，梁勲之王宕昌，（見魏書及南北史高昌今吐魯番焉耆今哈拉沙爾，宕昌今青海及西藏北境也。）五代晉時，唐宗屬李聖天之王于闐。（見高居誨使于闐記及五代史于闐今和闐也。）是皆華人，而君他國，關地于中國本部以外，史冊具在，鑿然不誣。至於國初，泉州大英雄鄭成功於順治十七年奪台灣於荷蘭人手，尤爲震古爍今，赫赫在人耳目。而嘉慶間，漳州吳沙以匹夫崛起，關台北噶瑪蘭廳，練勇開路，以捍生番，貿遷有無以招流寓，耕丁至六萬口，拓地至五百里，連敗海寇蔡牽朱潰，（按朱潰係潰之誤，或作一貫）爲國捍患，旋以其地升科屬版籍，（事詳魏氏聖武記）亦絕世人豪也。夫華族起至黃河流域，故宋以前，華人所王之鮮卑、匈奴、朝鮮、高昌、焉耆、宕昌、于闐等國，皆近北方。時代較遠，不復立傳。其在南方者，如黃帝時蚩尤，以姜姓而君九黎；唐堯時饗饗，以姜姓而君三苗；（近日史家，不知蚩尤本華人，而誤以爲苗種。且不知徙三

危之三苗，其君實姜姓，皆華人而君異族者也。余別有攷證，此不贅。夏后少康庶子無餘之君于越，商末泰伯、虞仲之君勾吳，周初熊繹之君荊蠻，戰國時莊蹻之君滇池，莊豪之君夜郎，皆在今中國本部。漢初趙佗王南越，兼有交趾；後漢末區連王林邑，宋初丁部領王安南，則不過據前人已闢之地以自擅，不足語於殖民，且時代亦遠矣。獨鄭吳二氏，時近而事尤奇偉。顧台灣嘗隸中國版籍，仍與外國稍殊，特自前明至本朝，殖民外國諸偉人行事，合爲一傳。計蘇門答刺島二人，菲利賓島一人，爪哇島一人，婆羅島五人，緬甸三人，越南一人，暹羅一人，馬來半島一人，共十六人，大俠二人，用以發揚邦國之光，喚起我同胞開闢新地之觀念。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表彰幽潛，震動耳目，我華人應永永不忘也。世之君子，以觀覽焉。

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

本論

(一) 殖民蘇門答刺島者

開闢舊港首領梁道明，廣東南海縣人

蘇門答刺島與馬來半島隔一海峽。元時，海外入貢諸國，有蘇木都刺，亦作須門達那。明初入貢，謂之蘇門答刺，音轉爲蘇門答臘。爲蘇文答刺，爲須文達那。永樂間，鄭和至其地，前王弟來襲，和勒兵擒之，俘以歸。萬曆以後，改國名亞齊，今又譯作亞珍，實皆一國。在本島西北境，土地較大，故世以蘇門答刺國名爲全島總名。島之東南，爲舊港，今亦名巨港，卽六朝宋武帝梁武帝時屢通中國之于佗。

利國。唐以後改名三佛齊。天佑元年，復貢方物，至宋世，仍修貢不絕。明洪武三年，遣使詔諭其國，嗣是屢入貢。時爪哇方強，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九年，三佛齊王卒，子嗣位。明年，請命于朝，蓋欲倚大國爲援也。太祖命使臣齎印敕，封爲三佛齊國王。爪哇邀殺朝使，旋破三佛齊據其國。三佛齊故都名渤淋邦，即今之巴鄰傍，自爲爪哇所破，改名舊港，以別於爪哇島之新村，當時俗稱吉邦者是也。三佛齊旣亡，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

梁道明久于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爲首，雄視一方，爪哇終無如之何。華僑得安居無恐，道明之力也。會指揮孫鉉使海外，遇道明子，與之俱來。永樂三年，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道明同邑，命偕千戶楊信等，齎敕招之。道明與其黨鄭伯可入朝，貢方物，受賜而還。四年，遣從子解政來朝，蓋南洋華僑能以匹夫崛起而得衆心，握外國君主之權，使祖國增一殖民地者，自道明始。據明史所載，道明雖未嘗稱王，實與王無異，今謂之首領，乃紀其實云。

同時廣東人陳祖義，亦分據舊港之地爲頭目。永樂四年，遣子士良來朝。祖義才德皆不如道明，雖朝貢而爲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五年，鄭和自好望角還，（鄭和僅至非洲東岸之竹步，并未至好望角。此有誤。）遣人招諭，祖義僞應而潛邀襲。有施進卿者告於和，祖義來襲，被擒獻于朝，伏誅。

時進卿適遣堦邱念誠朝貢，命設舊港宣慰司，以進卿爲使，錫誥印及冠帶。自是屢入貢。二十二年，進卿子告父訃，乞嗣職，許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貢，訴舊印爲火燬，帝命重給，其後朝貢漸稀。進卿亦一豪傑，然地小力弱，服屬爪哇，僅能自保，遠遜道明。故今僅附道明傳後。（據明史瀛涯勝覽東西洋考）

舊港番舶長張璉，廣東（潮州）饒平縣人。

張本大盜，明嘉靖末作亂，擾廣東江西福建三省。西籍言嘉靖間，有海寇張士流奪據葡人之澳門，殆卽璉也。（詳下文）中國人之勝西人自是始。璉後爲官

軍剿平，已報克獲。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爲番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蓋璉雖不稱王，實握王權矣。

三佛齊故俗，下稱其上曰詹卑，猶國君也。自明初爲爪哇所破，大酋移居他境，號詹卑國。其故都舊港，分轄於梁道明施進卿。張璉距梁施二氏二百餘年，中間事跡無攷，不知舊港主權，果奪自土酋，抑奪自二氏之裔耶？（據明史通鑑及西史）

(二) 殖民菲律賓濱者

開闢呂宋西境首領李馬奔，李，福建泉州人也。中國人民能以一私人之力與歐洲強國爲勁敵者，後有順治時鄭成功之於荷蘭，前有嘉靖時張璉之於葡萄牙，介其間者則萬曆時李馬奔之於西班牙及葡萄牙也。馬奔固海盜巨魁，從海上掠得帆船之來自馬尼刺者，詢悉其形勢，因以捕虜爲嚮導，率師船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二千，婦女千有五百，進征菲律賓濱。

菲律賓濱本羣島，在台灣島西南，其最大之主島名呂宋。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借瑣里諸國來貢。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齋詔撫諭其國。八年復入貢，自後久不至。會西班牙人墨瓦蠟（按即麥折倫），率艦隊航行全球至其地。西班牙王查理第一，因以太子非利布之名名此羣島，故謂之菲律賓濱。嘉靖四十四年，即西歷壹千五百五十六年，西班牙王非利布第二，遣將勒迦斯比，率兵占領菲律賓濱，以呂宋島之馬尼刺爲羣島都會。華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多往貿易，故馬尼刺以繁盛著名。萬曆二年冬，李馬奔師船抵馬尼刺灣，是爲西歷壹千五百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事。

馬奔使部將日本人莊公，將兵六百先入。時暴風起，舟多覆者，溺斃幾二百人。莊公以餘兵薄馬尼刺城外，進殪西班牙副將。西軍走保桑的亞哥。會援軍壹隊至，莊公以爲大軍也，稍引退。西軍乘勢追擊，血戰亘數時，莊公收敗卒退合李馬奔本營。時西帥勒迦斯比已死，其孫溫薩爾塞特，方經略呂宋北部，及中國兵

迫馬尼刺，急歸防禦。西十二月三日，兩軍戰備已就，馬奔集部將下令進擊。莊公引兵千五百登岸，縱火市街，圍其堡壘，而師船自港外發炮助攻。莊公遂以所部入城。與西軍殊死戰，莊公陣歿。馬奔復發兵五百繼之，終無功而退。乃收餘衆航呂宋島西岸數日，至亞格諾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築城居焉。溫薩爾塞特問之，復大舉來薄。馬奔知不敵，乃留兵城中，牽制敵軍，而乘間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間，至今菲律賓濱有伊哥衆德支那人種者，蓋其遺裔云。

方馬奔據亞格諾河口，福建總督聞其勢盛，發艦隊偵之。西班牙人聞中國艦隊至，邀其使者至馬尼刺，議通商事。旋遣僧侶馬丁拉達，附閩艦內渡，求結商約。時萬曆三年，即西歷壹千五百七十五年，是爲西班牙遣使中國之始。

馬奔自菲律賓濱還，未有根據，當是時廣東之濠境，已久爲葡萄牙人留居地，易名澳門。馬奔率衆敗葡軍，奪據澳門，久之葡遣重兵進攻，馬奔兵敗，不知所終，或云爲葡兵所殺，莫知然否。

蓋自鄭延平取台灣于荷蘭以前，已有絕世人豪張璉，攻據葡萄牙之澳門，再有李馬奔征西班牙之菲律賓，攘其邊地，以居餘衆，復奪還澳門而據之。縱未能終爲己有，事亦偉矣！馬奔雖海盜，然其氣魄雄傑，足以震耀千古，而中國舊史失載，今刺取西籍，爲之立傳，庶使大英雄之行事，與其精神復光於世云。（據明史及西史）

〔原注〕 葡人門他圖芝些士曾著曆史上之澳門一書，其中有可證李馬奔事者，今復節錄之。據云：朱安康攝臣，西班牙之著述家也。著書頗多，素有才名。其所述葡人到澳門之原始，亦謂當時有流寇李馬康者，張士流之餘黨也，由菲律賓羣島率衆攻入澳門，久據不去。迨葡兵進剿，獲李馬康而殺之，所有脅從，盡行驅逐出境云云。按譯無定字，其所稱李馬康，卽李馬奔。且言由菲律賓羣島來攻，則爲馬奔事無疑矣。又據此書附錄度柯地所著之支那紀事

云明嘉靖間有海寇名張士流者，出沒于廣州海面，據守澳門，圖取省城。大吏求助於歐人，葡商允爲出力，招集商船，圍攻賊艦。賊勢不支，轉舵駛奔。葡舶緊追將及，賊黨棄船登岸，葡人亦登陸追擊，至澳門地面，獲張士流而殲之。大吏具奏報捷，表揚葡商之功云云。此事西人形諸記載，非么麼小寇可知。流璉爲雙聲，士流合音實近璉，殆卽張璉也。明史載張璉作亂，在嘉靖末，與此書所載時代正合。又據明史嘉靖間，廣東巡撫林富奏請以香山、澳濠境爲外國互市地。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於上官，移高州電白縣各國互市，船司於濠境，各國畏避蒲都麗家。（卽葡萄牙之對音）遂專爲所據，築室建城，雄踞海畔，高棟飛臺，櫛比相望。然則張士流（卽張璉）之據有澳門，乃取自葡人之手，實我廣東一重要歷史，必疏通證明而後知其價值也。張璉擾粵，在嘉靖末，李馬奔攻菲律賓，在萬曆初，二人本同一黨，及張璉由澳門圖取省城，事敗出海，往據三佛齊之舊港，因爲之主。李馬奔則攻菲律賓之馬尼刺而無成，還據

澳門耳。葡萄牙在明世最強，明史亦稱濠境儼如一國，勢力可想。而張李如取如搆，先後兩奪之，豈不異哉。當張璉敗時，官軍已報克獲，而不知萬歷時張璉尚爲舊港番舶長，以明史所載爲證，則葡人著歷史上之澳門所稱獲張士流而殲之，殆係當日官吏粉飾之詞。所稱獲李馬康而殲之，當同此例。是李馬奔未嘗被戮於葡人也。張李皆絕世偉人，而出身海盜，或原政治黑暗使然。今爲參稽中外典籍，證明其偉迹以補前史之闕，亦欲我同胞永爲大紀念焉。

按李馬奔之名，他書未見。惟明史載林道乾爲當時海盜，于萬曆二年率戰艦六十二，男丁三千，自澎湖入馬尼拉事，與此相類。按萬曆二年，卽西歷一五七四年，而西人記林道乾事，亦有日本人名 Soco 爲林將部云云，與此相合。林道乾之名，西人作 Libarona 與李馬奔之音相近。然則林李殆一人歟？而觀「開闢勃泥邊地首領林道乾」事，文中另有李馬奔之名，似林馬爲兩人矣，此中必有一誤也。又檢日人田中萃一郎之東邦近世史第一章記李馬奔事，李之英譯作 Limahong，按 Li 讀作「李」，如與日相連，則 Lib 卽可讀作「林」，大約日人根據西班牙

文，而誤林爲李也。又本書同章「李馬奔部將莊公 *Soco*」云云，而西籍亦有「林道乾部將 *Soco*」其譯音全同，更可證林李爲一人也。（宗山）

(三) 殖民爪哇島者

新村主某，逸其姓名，亦廣東人也。爪哇島與蘇門答刺島，隔巽他海峽。島之北境迤西，有地名巴達維亞，亦稱葛刺巴，向爲爪哇大都會。元史世祖遣史弼征爪哇，有葛郎鄰國來拒，卽此。爪哇國在元明時，雄于諸番，久握南洋霸權。其北濱海有地名杜板，卽古閣婆國，亦曰杜薄，曰杜婆，又名訶陵。劉宋元嘉時，始通中國。唐宋皆嘗入貢。明太祖時，爪哇閣婆並時入貢，蓋本二國也。閣婆亦名莆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流寓多廣東及漳泉人。

自杜板東行半日至斯村，中國人客于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當明世號最饒富。各國商舶輻輳，寶貨填溢，而主之者則廣東人。永樂九年，自遣使表貢方物，蓋與舊港首領梁道明施進卿同時也。是時鄭和數使爪哇，嗣後華人來往愈衆。萬

曆間荷蘭占領爪哇，以葛刺巴爲都會，三寶壟等地亞焉，兼任華人爲官屬，名甲必丹。

本朝乾隆時，有陳豹卿，名歷，漳州石美人。往三寶壟訪其堂兄甲必丹陳映，映使佐領其事。映卒，遂襲職。王大海遊三寶壟，嘗見土番貴官淡板公往候豹卿，隊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騎，入門則膝行而前。豹卿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荷蘭待爪哇人嚴厲至此。亡國遺黎，亦可哀矣。豹卿富甲一方，置大地一區于葛刺巴，名三寶壟土庫。華船初到，客有欲往三寶壟者，則進其土庫，并有船護送，至壟，悉皆收錄，用才委任，各得其宜。華夷均領，彼本經商，賈帆數十，發販州府，其豪俠仗義，可爲華僑典型。

又明代荷蘭之取台灣，本以爪哇爲根據。及國初台灣奪於鄭氏，其守將敗歸巴城。荷蘭王怒，將其致死巴城樓上。王氏海島逸志所述如此。鄭延平之威靈赫然猶在，可與新村主同萬古矣。（據明史續文獻通考海島逸志）

(四) 殖民婆羅島者

開關勃泥邊地首領林道乾，福建人也。明嘉靖時爲海盜，先是明初倭寇橫于日本朝鮮間，後遂擾及中國沿海。中國海盜多與之通。張璉、李馬奔及道乾皆然。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于鷄籠，卽今台灣之基隆也。道乾勢孤從焉，已懼爲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揚帆抵勃泥，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

勃泥卽六朝時之婆利。梁天監間始通中國。唐稱婆羅，宋稱勃泥，皆通貢。勃泥實婆羅尼轉音耳。明初入貢諸國，有婆羅，有勃泥，故明史分兩傳，蓋其部落分合不常，或各自入貢故耶。其國在島之北境，通中國較早，世因以其國名爲全島總名，與蘇門答刺同例。今人稱此島，或曰婆羅洲，或曰勃泥，或曰婆羅尼，又轉爲般烏，原其先特一國之名而已。

道乾僅據有邊地，非略定全國。然成以一人之力，亦足豪也。明史呂宋傳

言萬曆四年，官軍追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按菲律賓羣島中最大之主島，本名呂宋。洪武永樂間入貢，即稱此名。據明史可證，是時歐人尙未至此島，無菲律賓之名也。嘉靖時，西班牙占據此羣島，始易名菲律賓。詳上文李馬奔傳，今人或疑明史有誤，述呂宋事悉改作菲律賓，以爲更正明史者，蓋失攷也。附識於此。）是時正當西班牙人與李馬奔劇戰之後，然則助討林道乾者，亦當屬西班牙人，而非呂宋土番。此中外人種爭殖民地之一要事，惜史文簡略，未加分別。蓋道乾由台灣雞籠南下，近道先抵呂宋，進取無成，乃折而西往勃泥，其航路尙可推見焉。

道乾之作亂，與張璉、李馬奔同時。及事敗，張璉占蘇門答刺島之舊港，李馬奔攻菲律賓主島之馬尼刺，道乾則由菲律賓進據勃泥。三人各欲取一大島爲根據，必有殖民思想。視其他海盜窮蹙遠奔，羈棲島嶼，以了殘生者，意識判若霄壤。英雄心事，比類以觀而後見，故合論之。發潛闡幽，史家之責。嗚呼，其可誣也哉！

（據明史）

婆羅國王某，某福建人，佚其姓名。明萬曆間主此國，今婆羅島北境也。在島中諸國爲最大，自古著名，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後人遂據其國而王焉。邸旁有中國碑，今不可考。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爲榮。後西班牙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西班牙遂犯呂宋。（明史記西班牙葡萄牙各國事多誤作佛郎機，今不復從之。）自中葉以後，歐人占據南洋羣島，所至如拉朽摧枯，王獨能以毒流退師，保全故地，可謂人豪。野蠻時代之戰爭，何所不有，出狠辣之手段，制噬人之虎狼，事非得已，不能以今日人道主義責之矣。

王之君婆羅也，正當林道乾入勃泥之時。勃泥卽婆羅，本一國而明世分爲二部。洪武永樂時，勃泥王皆當入朝。萬曆中，勃泥王卒，無嗣，族人爭立，國大亂。林

道乾之攘其邊地，或乘是釁也，後乃立前王之女爲王。

漳州人張姓者，初爲其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因亂出奔，女主立，迎還之。其女出入王宮，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謀，女主懼，遣人按其家，那督自殺，國人爲訟冤，女主悔，絞殺其女，授其子官。張姓以中國人顯于勃泥，雖死後而兩國商人猶往來不絕。以不知其名，故附于婆羅王傳後。古今豪傑姓名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殊足慨已！（據明史）

戴燕國王吳元盛，吳廣東人，國朝乾隆末，流寓婆羅島中。戴燕國，其國近崑甸。由崑甸南河帆船，向東南溯洄而上，約七八日至雙文社，卽戴燕所轄地。又行數日至國都。

時國王暴亂，吳元盛因民怨而殺之，國人奉以爲主，華夷皆取決焉。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謝清高遊南洋時，女王猶存。

元盛爲民復仇，手誅暴主，受國民推戴，而正君位，視彼藉強力而奪人國者，順逆殊軌。以中國士民爲海外湯武，而又起至匹夫，謂非曠世人傑也哉！（據清高海錄。又接近人或以吳元盛爲嘉應州人，蓋據口碑附識之。）

崑甸國客長羅芳伯，羅廣東人，乾隆中經商崑甸。其國在婆羅島東部，隸荷蘭海口，爲荷蘭所設商市，以荷蘭兵駐守。由此買小舟入內港，行五里許，分爲南北二河，國王都其中。由北河東北行，約一日至萬喇港口。萬喇水自東南來，會又行一日，至東萬喇。其東北數十里，爲沙喇蠻，皆華人淘金之所。

羅芳伯貿易於此，豪俠善技擊，得衆心。時土蠻竊發，商賈不安，芳伯屢率衆平之。又鱷魚爲害，芳伯爲壇于海旁，陳列犧牲，取韓昌黎文宣讀而焚之，鱷魚遁去。華人敬畏，尊爲客長，死而祭之，至今血食不衰。謝清高所記如此。清高去芳伯時未遠，又親歷南洋，見聞較真，至可信據。嗚呼，羅芳伯禦大災捍大患，可謂有大

功德於民者矣。歲時享祀，以留紀念，於崇報之典，固宜。惟韓文驅鱷，事涉迂怪，或借此以震懾土番，亦未可知。然芳伯能利用神權，智略亦絕人矣。

近人著述，或言嘉應州人羅大，乾嘉間，與崑甸土蠻戰，破之，遂王其國。乃據口碑，疑因羅芳伯事而傳訛，抑別有羅大其人耶？以謝氏所記爲證，則芳伯固未稱王也。要之屢平土寇，使崑甸華僑得安厥居，以補我政府所不逮，實於我中國殖民事業，有莫大之關係，豈以王不王爲輕重哉。（據謝清高海錄）

崑甸國王陳蘭芳，廣東人，乾嘉間經商峴甸，才武有大略。是時峴甸雖屬荷蘭，但以兵駐守海口商市，而山內地尙轄於土酋。會國中大亂，蘭芳倡義率衆平之，土番及華僑共推爲王，軍服儀飾，略倣中國。有華人遊其地，遇王於途，訝其不類土番，詢諸人，乃知爲陳蘭芳云。余曩覽某日報，見其載陳蘭芳事，今猶記其概於此。按西人所撰萬國地理全圖集，言嘉應州人，往婆羅開礦，穿山開道，自立

國家，擇其長者稱爲公司，限一年二年辦國政。又每月統紀，傳言波羅爲諸島之至大者，其山內有大湖，廣東數萬人往此湖之阿納地方，開金山探金沙，因恐土番之狠，設族黨頭目，如土酋管治其民。又外國史略，言婆羅島內地多高山，每年掘金沙者甚衆，其中漢人自立長領，不服他國，此皆道光時人之書。并云該島內地，漢人能自立國。陳蘭芳則勢力尤大而特著者也。

夫我華僑流寓異域，能組織有秩序之團體，開拓土地，比諸英人克雷飛治印度，夫何讓焉。而終不免以領土主權俯首屬人，今日多被荷蘭人迫入彼籍，則以無國力爲之後盾也。嗚呼，可深慨哉！（據近人筆記）

宗山按陳蘭芳之名，不見于他書。而本文事實，核與梅縣余瀾馨所撰羅芳伯傳全相符合。余傳載「芳伯設蘭芳公司開探金沙」云云，則蘭芳或即芳伯之異名也。玩本文中「余曩視（原文）」

某報，見其載陳蘭芳事，今猶記其概于此」云云，可知其來歷不甚可靠。（參閱余著羅傳自明）

（五） 殖民緬甸者

波童廠主桂家宮裏雁，雁隨明桂王入緬之官族也。順治間，桂王入緬時，其遺臣散入各國。有馬九功者，爲古刺招明潰兵三千。有江國泰者，暹羅妻以女。各遣使約李定國於孟良，將犄角夾攻緬。而吳三桂已檄緬人劫取桂王於緬都阿瓦。李定國發憤死。古刺暹羅之師，失望而返。桂王旣被劫，隨從諸人，分散駐沙洲，蠻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蠻共神之。百餘年，生聚日盛，不忘桂王，自稱桂家，或作貴家。據緬甸北境木邦土司之波童山，設廠採銀，兵力強，羣蠻畏之。時華人多出邊入緬開礦，各廠不能支蠻者，丐請桂家卽往。乾隆中，宮裏雁主波童廠，貌怪偉，滿面皆髯，每戰鬪，未嘗受傷，故爲緬所畏。

緬於漢曰朱波，唐曰驃國，宋始稱緬。元征之不克。明初立車里老搠八百孟養木邦緬甸爲宣慰司，是謂滇南六慰。又立大小古刺宣慰司，卽今緬甸南境白古地，勢力各相敵也。萬曆間，緬王莽瑞體崛起稱霸，侵併鄰邦，遂寇中國。後莽應裏爲劉某鄧子龍所破，始不敢復犯邊。清朝乾隆十八年，茂隆廠主吳尙賢說緬

入貢，時緬與桂家有隙開戰，吳尙賢勸利不聽。饒籍牙者，緬屬木疏部土酋也。是年九月，戰勝桂家，遂敗敏家。

敏家爲文萊聲轉，亦作巫來由，乃白古部民族之名。先于乾隆十七年，攻據阿瓦。緬王麻哈祖走莽達刺。十九年，白古酋撒翁合得楞錫簿諸部，擒緬王而沉之江。撒翁據阿瓦，五年，饒籍牙起兵破之，自立於木疏，繼徙阿瓦，以力脅服諸土司。而桂家宮裏雁及木邦土司罕莽底，不甘屬饒籍牙，合兵拒緬，反爲所破。時乾隆二十三年也。二十五年，饒籍牙死，子孟絡嗣，構兵如故。

二十七年，宮裏雁謀內附，未果。會石牛廠主周彥青相招宮裏雁，乃置妻曩占及男婦千餘人於我孟連土司，而自赴大金沙江上流之孟坑。宮裏雁旣去，孟連土司刁派春，乃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曩占及二女于城中。曩占知入牢籠，潛約部下，望城中火起來接應，已而刁派春索其資財婦女殆盡，乃索曩占。曩占乘夜進其家，襲殺刁派春，遂縱火，其徒見火光盡集，偕走孟養，宮裏雁不知也。我永

昌守楊重毅欲以宮裏雁爲功，誘置之法。宮裏雁將行，妾勸勿往，不聽，因泣從之，既至，坐以擾邊罪，肆諸市，妾亦殉焉。

木邦本與桂家相依倚，宮裏雁既死，木邦遂降緬擾邊。而曩占亦怨中國，曠孟良酋內犯，我車里土司大亂作矣。當是時，茂隆廠主吳尙賢與桂家宮裏雁皆爲滇邊保障，威懾諸蠻，形禁勢格，實有大功於中國。及二人相繼冤死，緬益無忌，大舉內犯，我是以有征緬之役云。（據劉健庭聞錄師範緬事述略趙翼平定緬甸述略王昶征緬紀略，又按宮裏雁亦作古利宴，見魏源聖武記）

茂隆廠主吳尙賢，吳雲南石屏州人也。家貧，走徼外之葫蘆國，其酋大山王蜂筑信任之，與開茂山銀廠。廠例無尊卑，皆以兄弟稱。一人主廠，次一人統衆，次一人出兵。尙賢爲廠主，時華人赴緬者極衆，廠既旺，聚至數十萬人，有警則兄弟全出。尙賢身自臨陣，每戰輒先，鬚雖少皆擢起，蠻人見者，輒驚走。廠徒多財力，爲

連弩，共以手挽而發之。凡在緬開廠者，互相聯絡，有蠻衆欲攻某廠，而憚茂隆阻，用重幣假道，尙賢陽許而陰告某廠使備之。蠻大敗，回過，茂隆截之，無一脫者，所獲不可勝記，衆大歡，飲讌間，尙賢大哭不止，衆驚請故，尙賢曰：吾與衆兄弟忍飢寒開此廠，今一旦有此無妄財，懷父母妻子，我一人能支乎，爲蠻有矣。諸人各被酒爲豪舉，探懷中所掠者棄之淵，其操縱人皆類此。

乾隆十年，尙賢說胡蘆王蜂筑，以茂隆廠獻中國，抽課報解作貢。又自以銀介我耿馬宣撫司獻之；且言茂隆山銀廠，自前明開採至今興旺不一云云。未幾尙賢之黨黃耀祖，襲據胡蘆國，與尙賢分雄邊外。語具下文黃耀祖傳，而茂隆出銀不可思議，公私大充。

當是時羣蠻最畏者茂隆吳尙賢，及桂家宮裏雁。桂家與緬構戰，尙賢欲和解之，不聽。十八年，尙賢說緬入貢，貢馴象塗金塔。尙賢亦來滇，謀請命中國給以胡蘆國王劄付，不能得，已辭大吏返廠矣，忽追回餓死之。羣蠻自是輕漢人矣。及

兵興，滇人每言吳尙賢宮裏雁若在，豈有邊禍，則尙賢之價值爲何如哉？（據師範緬事述略皇朝通考及乾隆十年御史彭肇洙請靖遐荒疏）

胡蘆國王黃耀祖，本吳尙賢之黨，爲茂隆銀廠主兵。因事與尙賢不洽，乃請假徒往山獵，尙賢許之，遂以其徒入胡蘆。獵所得禽，時以遺其王蜂筑，蜂筑不之虞也。一夜襲破胡蘆而有之，尙賢屢招其歸不從，竟王胡蘆。其國一名卡瓦，北接耿馬宣撫司，東接孟定土府，南接學卡瓦，西接木邦，距永昌府十八程，自古未通中國，亦不屬緬甸世或稱爲大山土司云。滇南徼外附近薩爾溫江一帶，其中部落甚多，即古所謂揮人種類。後漢時已能西通大秦（即羅馬）民智有足稱者，胡蘆殆其一國，乾隆中黃耀祖，則以華人而君揮人也。（據師範緬事述略皇朝通考）

（六） 殖民越南者

廣南國王阮潢，中國人，前明時廣南開國之王，亦卽越南阮朝之太祖也。本朝乾隆嘉慶間，新阮舊阮先後王越南，皆潢後裔，世多知今暹羅王家，其母統爲中國人。若今越南王家，其父統亦中國人，則知之者罕，不可不立傳以發明之也。

越南卽唐虞時之南交，其太古土著，爲雕題交趾民族。（彼國人所撰越南國史考云：史記黎李時軍士，悉黥其額曰：天子軍，此雕題之證。交趾，兩大趾開折，兩足相交也。予少年時見有遺老一二人，兩大趾分開平立，則相交穿履不入，此又爲交趾之證。今日通國中尙有交趾人，不能及國人百分之一，然皆甚蠢鈍，無識，似太古時人。其餘伶利巧慧，皆北國漢人混化之種族也云云。此書考據詳核，議論明通，惟作者隱其姓名，蓋亡國遺民，欲藉此鼓吹國民光復之想，其情可哀，其志尤可敬也。書中甚推崇吳權黎桓黎利阮惠，皆以其能拒外兵，保全國土之故。然阮惠及今舊阮王家，其先本中國人，作者尙未知之。）

南境古稱越裳國，北境古稱駱國，并百粵種與兩廣古民族同源。（中國五領以南，太古土著有甌有駱，廣東古稱陸梁，卽駱之轉音。）秦併其地，置象郡，華人漸移居焉。水經注引林邑記曰：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是其證矣。秦亡，南越王趙佗擊併之。漢置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徙罪人於交趾。（事見後漢書）東漢時馬援平女子徵側徵貳之亂，於日南郡象林縣，卽秦林邑縣南境，置兩銅柱以表漢界。晉書日南有西卷縣夷帥。梁書林邑有西屠夷王，乃馬援置銅柱處，疑卽今之西貢隄岸地也。馬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云。（事見通典邊防典林邑條注，他書馬流或作馬留，吾粵珠江口外有小島曰馬驢洲，疑其命名與民族遷徙有關係也。）後漢末，林邑自立爲國，唐時更號環王，又改占城，惟交趾仍隸中國。唐於其地置安南都護府，安南之名始此。五代時，安南人始有據地自擅者，宋初別立爲安南國，於是全境不屬中國矣。

然自古以來，華人多移居其地，日久與土著混合，故越民語言，多中國音。其有國者，亦多中國姓，如林邑之區連范熊范文諸葛地，安南之趙光復曲承裕楊廷藝吳權丁部領黎桓李公蘊陳日炬黎利皆是也，但無由證明其爲中國人。至如胡季犛（卽黎季犛），莫登庸雖能證明其爲中國人，而以篡得國，無足稱道，且與祖國殖民事業，亦罕關係。故今紀中國殖民越南之偉人，獨舉阮潢，其後裔阮光平，阮福映，不別立傳者，以孫從祖也。

阮氏立國廣南始末，諸書多能言之。顧不言爲中國人，惟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廣南國王，中國人阮姓。此書成於乾隆四十五年，適當廣南與安南構怨，中越交涉正繁時，見聞較真，實中國殖民史，及越南國史一重要之案據矣。

初明嘉靖中安南爲莫登庸所篡，國王黎維諱走保清華，至萬曆中，黎維潭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氏阮氏之力。世爲左右輔政，總理國事，後阮輔政年老子幼，臨終以左輔政執事，託其壻鄭松代理。（張奕東西洋考作鄭松，師範征南

紀略作鄭阿保，實一人也。松利之，不念還。松妻乃阮輔政長女，窺松意，密白國王黎維新，言吾弟已長，乞以輔政還之。時黎王偏信松言，反盡以輔政事權與松，封爲平安王，而出松妻及其弟於廣南。弟卽阮輔政幼子，太傅端郡公阮潢也。按張奕、東西洋考，廣南有太傅阮某者，國相鄭松之舅也。松旣執國政，阮不能平，擁兵出據於此。今據師範征安南紀略，則阮出居廣南，實鄭松之謀。此說出自乾隆時安南人來奔者之口，當可信據。又越南國史考，稱黎景興三十八年，詔開順化鄉試云云。順化卽廣南王所都也。黎景興王在位，正當中國乾隆時。是時廣南尙奉安南號令，則阮氏非叛黎王可知。其世以爲仇者，輔政鄭氏而已。近人著述，僅據張奕、東西洋考，直謂阮潢反，稍失實矣。廣南全境，皆占城故壤。元明間先後併入安南，然猶以土人與安南人分理其事。至阮潢出鎮，始盡握其政權，官吏悉用安南人及中國人。時宋山鄉曲清化，又安義勇多挈眷從潢者，其後屢移安河，靜居民往廣南各地，從事墾拓，於是人口繁滋，田土大闢，蔚然成一新國矣。

阮潢居順化，號廣南王，亦稱順化王，威行旁郡，號令諸夷，將於東京。安南舊轄之新州提夷兩商港，皆屬焉。凡賈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數日程，詣廣南入貢。廣南遙給以木牌，民過木牌，必致敬乃行。木牌者聽民貿易之號令，本安南故俗也。是時中國賈舶多至廣南貿易，其非赴廣南之舶，誤入其境，稅物加倍，若他國賈舶犯此則悉沒入其貨而焚其舶，歐洲人最畏之。蓋阮氏以中國人而王廣南，故待中國人較他國人爲優云。

萬歷四十一年阮潢卒，子福源立，始修貢於東京，嗣後沿爲故事。清朝康熙八年，廣東都司劉世虎等，遇風漂泊其地。廣南王遣臣趙文炳送歸，文炳本中國人，而官於廣南者也。部議欲留之，聖祖命給以照驗，遣歸。雍正時陳倫炯著海國見聞錄，言廣南阮王南轄祿賴柬埔寨崑大嗎，（祿賴海錄作龍奈，聖武記作農耐。阮福映起兵，取爲根據之地也。柬埔寨，即後漢書南蠻傳之究不事。又元周達觀真獵風土記，謂之甘孛智。又引西番經謂之澈浦史。越南國史考，謂之高綿，又

謂之高蠻，皆聲轉。隋以後各史并稱真臘，亦南方名國也。崑大嗎，即皇朝四裔考之尹代馬國也。聲威視安南尤盛矣。

初越南本分三國，在北圻者古爲鴻龐氏雄王地，號文郎國，卽駱國，（按文郎與文萊，馬來巫來，皆一聲之轉。如南洋婆羅島北境之婆羅國，或稱文萊，又稱文郎。此島南境之馬辰國，或稱文郎馬辰，皆馬來人也。亞洲南境各國，多馬來種。安南古名文郎國，疑亦此種人矣。）漢爲交趾郡，唐爲交州都護府，宋以後自立爲安南國。在中圻者，古爲越裳國，漢爲九真日南郡，後漢末自立爲林邑國，唐以後爲占城國。在南圻者，爲水真臘國，其西柬埔寨，即陸真臘國也。安南黎李陳黎諸朝，蠶食占城，攘其北境，以北圻之河內爲東京，以中圻之順化爲西京，而西京形勢尤盛。故阮氏據此，資之以兼并鄰邦。孝哲孝明兩王時，廣南迭破占城，取其全國，會水真臘與陸真臘爭求援於廣南，孝明王以兵赴援，攻退陸真臘，因以保護水真臘爲名，駐兵於此，遂據而有之。其地穀米魚利甲全國，自古有富貴真臘

之名，是爲南圻。蓋自阮潢創立廣南國，至是凡百餘年，而國力日強，潢之威靈獨赫然矣。傳至乾隆時，阮福順爲廣南王，而有阮光平之事。

阮光平本名惠，亦阮潢之後。（據阮光平上中國降表言，守廣南已九世可證。）驍勇善戰，分鎮西山，以廣南民心不附，乃與兄阮岳、弟阮惠起兵攻阮福順，破順化，略定廣南全境，是爲新阮。乾隆五十一年，率兵入東京，滅鄭氏，爲阮潢復仇，旋取象載珍寶歸廣南。安南臣貢整謀扶黎，拒阮阮惠，遣將阮任率兵數萬攻滅貢整。阮任據東京，亦欲自王，惠復以兵誅任，時乾隆五十三年也。安南王黎維祁乞救於中國。明年，朝廷命孫士毅出師，破阮惠兵，克復東京。是冬，惠集廣南之衆，傾巢來襲，孫士毅軍潰走還，黎維祁來投，阮惠亦改名阮光平，叩關謝罪乞降，并請五十五年來祝八旬萬壽。尋入朝，受封安南國王而歸，是爲阮氏王安南之始。五十七年，光平卒，子弘瑞立，即光纘。嘉慶七年，爲阮福映所破，被執，安南遂歸舊阮。

阮福映本名種，廣南故王阮福順從子也。當阮光平破福順時，福映與其遺臣遁於海島，遇法蘭西傳教師阿蘭特，甚相得，於是福映赴暹羅，而遣世子景偕阿蘭特（或作伯多祿）往法蘭西乞師助其復國。會暹王方與新阮爭柬埔寨地，構兵，乃以女弟妻福映，與之兵，福映亦募兵進復農耐，即王位。越數年，阿蘭特得請於政府，發印度本地治里水軍來援，破新阮軍。未幾阮光平卒，新阮勢日蹙。嘉慶四年，福映破順化，七年，破東京，執阮光纘，略定全國，是爲舊阮，遣使人貢，備陳構兵始末，言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福映在位時，仿造歐洲兵船火器，水陸軍皆按歐洲兵法訓練而成，西人稱爲紀律之師。在亞洲各國中罕與匹敵。（見四洲志）由今思昔，益令人不勝盛衰之感矣。

自前明萬歷而後，西班牙法蘭西基督教徒，多往安南傳教，及福映乞援於法，許事成割讓沱囊島，及富國崑崙等島，以化南島爲兩國共有，并許法人通商

與居住往來自由之權利。又感阿蘭特援助，處之西貢，於是傳教之徒益盛，既而悔之，臨卒遺言，慎防法人，毋割土地。福映固有遠見，而後人卒不克自保其國，洵可哀已。

今越南王位，有同贅疣，然王號固猶未革，且爲阮潢之裔，其先實華種也。其民族中歷代多華種混合，而嘉道在彼入籍，約四十四萬。（見四洲志）凡此皆神明遺胄，而不免奴隸於法人是我中國同胞所宜矜念者矣。（據明張奕東西洋考，國朝陳倫炯海國見聞錄，皇朝通考師範征安南紀略，魏源聖武記，海國圖志，近人重譯考訂東洋史要，越南人所撰越南國史考。）

按黎季犛莫登庸皆嘗王安南，其先並中國人也。黎季犛本姓胡，篡位後，改姓名胡一元，見於明史。又越南國史考云：浙江人胡興逸，五季時來歸，因邑濱州，至四世孫爲胡季犛。是書稱黎季犛，皆曰胡季犛，此條可補中國舊籍所未備者也。莫登庸相傳爲廣東東莞縣人，今南海境內，有莫王

墳，土人謂是莫登庸先世之墳也。此二人皆篡竊不足道，故僅立阮潢傳，而以阮光平阮福映附焉。

越南國史考，引證漢種之混合，其所載有關於殖民故實者數條，摘錄於此。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刺史，徙中國人雜居其間。李賁，其先北人，西漢末避居南土，七世至賁，遂爲南人。陳太宗元豐七年，宋土官黃炳，挈家詣闕，進其女，復以屬部千二百人來附。聖宗紹隆十五年，宋人以船三十艘來求附，遂安插於京城外街徇坊。

港口國王鄭天賜，世爲港口國王。其傳國世次不可考。雍正七年後，與中國通市不絕。乾隆中，天賜在位，中國始知其名。

所轄地方數百里，以木爲城，宮室與中國無異。自王居以下，皆用磚瓦，服飾制度，彷彿中國。前代王蓄髮戴網巾紗帽，身衣蟒袍，腰圍角帶，所鞞爲履。民衣長

領廣袖。有喪皆衣白，平居以雜色爲之，相見以合掌拱上爲體。重文學，好詩書，國中建有孔子廟，王與國人皆敬禮之，設學校，絃誦其中，貧而不能具修脯者亦收焉。漢人有躡居其地，而能句讀曉文義者，則延以爲師，子弟皆彬彬如也。

按唐書言占城南，抵奔浪陀州，宋史有賓陀羅國，元史言占城有賓多龍舊州。明史有賓童龍國，殆卽鄭氏所王之港口國，與柬埔寨相連，當在今越南南圻境內。（南圻本水真臘地，北境與占城相錯。宋世真臘滅占城，以真臘人王之，爲屬國，竊疑賓陀羅分立爲國，亦在此時。元史言占城徵賓多龍舊州兵，以拒元軍，蓋元世占城已自立，故賓多仍占城，謂之舊州者，此地在唐世本占城一州，觀唐書可證也。明世音轉爲賓童龍，海舶常至，故國小而名著。本朝又稱港口者，殆出於賈客舟師之傳述，但知其爲商港，不復求其本名耳。近日地理家，謂賓童龍在南圻海峽，與皇朝通考所云港口國中多崇山，其說亦適相近也。考前人殖民故事，當知其殖於何地，乃證明之。）

其國民尙漢學，行漢俗，以漢人流寓者爲師，則多漢人遺裔可知。其王本漢姓，且能以孔子之道化民，則先代亦必漢人矣。雖地小力弱，不能不服屬安南暹羅，然南圻一帶，自古未聞奉孔教，獨港口國爲然，是鄭王對於祖國，不特殖民有功，抑亦宣揚聖道之一巨子也。惜前籍缺略，不知其王此國始於何代，開創者何名，今特爲天賜立傳，庶幾發潛德之幽光云爾。（據皇朝通考海國圖志）

（七）殖民暹羅者

暹羅國王鄭昭，廣東潮州澄海縣人，隨父流寓暹羅。

暹羅者，古之扶南也。三國時，吳康泰使扶南歸，著扶南土俗傳，是爲華人至暹羅見於載籍之始。唐時扶南爲真臘所併，宋時復自立，分爲羅斛暹二國。元時暹常人貢，後羅斛強，併有暹地。明洪武中入朝，賜印文，始稱暹羅國，而其本國人自稱則音近台云。（台借用原文上從台下從火）華人流寓者，皆籍閩粵，而粵人尤多，有由海道往者，有由欽州王光十萬山穿越南境往者。明中葉，閩之汀州

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飄入其國，仕至坤岳，猶中國學士也。成化中充貢使來朝，是爲華人官暹羅，見於載籍之始。明末，桂王遺臣江國泰入暹羅，暹羅妻以女，因遣使約李定國夾攻緬甸。會定國死，不果，語具上文桂家宮裏雁傳。順治九年，暹羅請使請貢，并換給印敕，勸合從之，自是入貢不絕。雍正二年，其貢船稍目九十人，本係華人，求免回籍，許之，蓋華人流寓暹羅，輒長子孫，故其民半華種也。

其地西鄰緬甸，世爲仇敵。乾隆三十六年，緬王孟駁攻暹滅之，資其財賦，以抗中國。鄭昭故仕暹，位至宰相，時方罷職居於南部，年五十餘矣。乾隆四十三年，偕國人起義師，與緬一戰大破之，衆戴爲王。乘緬抗拒中國，人傷財困之後，盡復舊壤。明年，復興師占緬邊地，緬當兩大敵，力莫能支，乃不敢再犯中國，論者謂乾隆官軍征緬一役，得以竣事者，鄭昭實有犄角功云。

初暹之滅於緬也，前王二子，一奔柬埔寨，一奔廣南國河僊鎮，（今越南南圻地）投法國教士。河僊守莫氏，故與暹前王有隙，乃責教士，執王子，時柬埔寨

王方避亂出亡在暹，謀復國。鄭昭既王暹，以兵送柬埔寨王，并求暹前王子，遂入柬埔寨，進陷河僊，虜莫氏戚屬，略昭篤及南旺等地。廣南王阮福順起兵分二路，由樂嘉及水道來拒，暹軍失利，尋莫氏勸和，昭乃返其俘與廣南王，專力於緬。乾隆四十六年，遣使入貢，奏稱自遭緬匪侵凌，雖復土報仇，紹裔無人，茲羣吏推昭爲長，遵例貢獻方物。

四十七年，昭卒，無子，國亂。其壻華策格里，方率師在柬埔寨，聞變歸平亂，遂嗣位。華策格里，本暹羅土人，昭早年養以爲子，復妻以女，材武類昭，建國時戰功第一者也。五十一年，遣使入貢，表文稱鄭華，實卽華策格里。（或作達約德富，亦卽此人。其云昭之弟者，蓋傳訛也。皇朝通考及癸巳類稿，并稱昭子鄭華，實則昭養子也。）詔封華暹羅國王，是爲今王家始祖。百餘年來，君臨暹羅者，固猶是鄭昭之女之遺裔也。

暹羅自古爲中國殖民地，明史已載謝文彬爲彼國坤岳，是華僑勢力之發

展，在前代已然。入清朝而尤盛。雍正間陳倫炯著海國見聞錄，言暹羅尊敬中國，用漢人爲官屬，理國政，掌財賦，是其證矣。鄭昭本潮州人，隨父流寓，竟以舊相而王其地。故自乾隆以後，潮州人多有受暹羅封爵，而握國權者。（見西人所撰每月統紀傳）其餘閩粵僑民，婚土女，從土俗者頗多，國王亦擇以爲官。（見西人所撰外國史略）其俗，藐視外國人，有商舶至其地者，輒待同蠻夷，以爲無能爲役，而獨尊中國。四洲志所述如此，則是道光時尙然矣。固緣怵於大國聲威，抑鄭昭原籍中國，其豐功偉烈，足以服其人心耶。

咸豐以後，中國多故，暹羅始不通貢，然華人移殖彼地者益多，計今暹羅人民約二千萬，（校者按暹羅全國人口僅八百餘萬，無二千萬之多。）華人遺裔居三之一，其未隸彼國籍者，尙百五六十萬。嗚呼，何其多也！合南洋諸羣島國華僑共六百餘萬，而暹羅獨占四分之一，無一地足與相比。若溯其遠因，何得斷然謂與彼國王統絕無關係哉？嗚呼，鄭昭之遺澤長矣。日本山田長政及木谷久衛，前

明時並爲暹羅藩王，（山田長政，日本駿河人。天啓中，客邏羅會六崑來侵，長政以策干暹王。王命爲將，大破六崑兵，追擊至六崑國都。暹王封長政爲六崑王，妻以女，使當國政。尙威猛，衆頗怨怒。後暹王爲其下所廢，長政亦尋卒。其女名因，雄武似父，兼王六崑大呢兩國。同時有木谷久右衛者，日本和泉人，亦旅於暹，適緬甸以兵六萬，自阿瓦來侵，久右衛與長政率暹兵迎擊破之。暹王賞其功，封附庸王，僅足與吾國之施進卿相伯仲。）（施進卿事見明史，詳上文。蘇門答刺島梁道明傳。）而日人恆誇耀以爲國榮，况於鄭昭者，收暹羅敗亡之餘燼，恢復全國而君之，其雄偉更何如哉！（據皇朝通考，俞正燮癸巳類稿，近人重譯東洋史要，日本人所撰暹羅史，東洋歷史大辭典。）

（八） 殖民馬來半島者

開關柔佛檳榔嶼首領葉來，廣東嘉應州人也。嘉慶間，流寓馬來半島之新嘉坡。

馬來半島者，卽梁書南夷傳所稱頓遜，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船舶未曾得逕過者是也。此半島南端，爲柔佛國，有港口曰新嘉坡。華人自唐以來已僑寓其地。（顏斯綜南洋蠡測云，星忌利坡，按卽新嘉坡對音。）有唐（人按此唐人係謂中國人，非指唐朝人也。）墳墓碑記，梁朝年號，及宋代咸淳，乃其證矣。英人之以貲購新嘉坡於柔佛，在嘉慶二十四年。（按來佛士之取新嘉坡係在一八一九年。）其在南洋海峽占勢力至此始，然僅列塵海岸，而內地尙轄於柔佛王。我華人往彼地營生者，多從事錫礦，與土蠻恆有齟齬。嘉慶末，柔佛王下令逐華人。

時葉來同族在柔佛者三百人，決議抗拒，推來爲首，率衆與戰勝之，知其必將報復，乃益購軍械，遣子弟歸國，糾嘉應葉族萬餘人渡海助戰，鄰村應者亦多，他邑之流寓者並從焉。血戰八年，卒定柔佛全境，已而檳榔嶼華僑亦與土蠻衝突，求援於來，來復率衆助戰，三年遂定檳榔嶼，皆與英領之新嘉坡，不相屬也。然

柔佛密邇新嘉坡，而檳榔嶼在蘇六甲海峽中，亦占形勝，英人既怵華僑勢力，且欺其不能得本國政府之援，乃脅之以威，使舉此二地爲彼屬。葉來自度難與強大之英政府爲敵，不得已以領土主權歸諸英，而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云。柔佛西北有地，名麻六甲，卽明史之滿刺加國。明末，葡萄牙攻併其地，順治間爲荷蘭所奪。道光五年，英人以蘇門答刺領土易得麻六甲於荷蘭，與新嘉坡檳榔嶼並稱三埠，所謂海峽殖民地也。滿刺加麻六甲，乃馬來聲轉，蓋馬來半島有大山脈亘其中，山脈以東諸國曰斜仔、六崑、宋卡、大呢、吉蘭丹、丁噶奴、彭亨，山脈以西諸國曰貴德。（按貴德卽吉打）卑力（卑力今作吡叻或霹靂）石郎（石郎今作雪蘭莪）芙蓉、滿刺加極（卽麻六甲）南則柔佛也，皆馬來種人，故統名馬來半島。滿刺加以種名爲國名耳。）

嗣後往南洋者日衆，光緒初，石郎國之吉壟埠（吉壟卽吉隆坡）卑力國之罽律埠（罽律卽壩羅亦名怡保）採錫礦工十餘萬，石郎王待之尤苛，華僑

與戰，破而俘之。倡首者，聞亦嘉應州人，其卑力亦因貪詐啓戰爭，爲華僑所敗，削平其地。先是石郎卑力（石郎即沙刺我，又作石關莪，卑力即辟叻，又作白臘）本自主小部，至是英人乘我勝後，遽入而伐之，設官於二國，盡奪王權，拔山通道，征收錫煙酒稅，以法部勒華人，華人不能抗，乃勉安焉。今吉壟罇律商務，與新嘉坡麻六甲檳榔嶼三埠相表裏，則我僑民創定之功也。（據薛福成四國日記及某叢報（即新民叢報））

附錄南洋二俠

菲律濱寓俠潘和五，閩人也。明萬歷間，流寓呂宋。

先是閩人以呂宋地近，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西班牙既據呂宋，易名菲律濱，遣將戍守，慮華人衆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奪。

萬歷二十一年，班酋郎雷敝裏係勞侵美洛居（明史之美洛居，即今菲律濱東南之摩鹿加島，與滿刺加相去甚遠。某叢報（按凡所稱某叢報，皆指新民

叢報。作者當時或因有所避忌，故不明舉。記潘和五事，改美洛居三字爲滿刺加，蓋失考也。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和五爲其哨官，班人日酣臥，而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打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且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晚也。衆然之，乃夜刺殺郎雷，持其首大呼。班人驚亂，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死，乃盡收其金寶甲仗，駕舟歸。失路之安南，和五遂留不返。（據明史）

葛刺巴寓俠連富，中國人。乾隆間爲葛刺巴甲必丹。

葛刺巴本爪哇故地，自明以來，閩粵人居此數萬計，生長其地者曰土生仔。自爪哇爲荷蘭所併，委官駐葛刺巴鎮之，設甲必丹，（甲必丹猶市長之類）司華人貿易。人有罪則徙西隴。西隴在南洋中，距葛刺巴遠甚。荷蘭國舊所屬地也。乾隆六年閏六月，爲羣番所擾，荷蘭力不勝，遣罪人禦之，許成功後令還。葛刺

巴罪人奮勇效命，戰屢捷，羣番爲之退却。荷蘭雖有立功贖罪之命，然慮遣還罪人，則西隴孤弱，一再令葛刺巴調無辜華人往代。

時連富方爲甲必丹，以華人在此貿易，惟領票輸銀，無調取之例，不受命。荷官拘之，被獲者先後不勝計，於是漢人大恐，鳴金罷市。荷官發礮相攻，殺傷頗衆。中國聞之，議停葛刺巴貿易。後聞荷蘭已將肇釁之官黜責，於華船返棹時，加意撫慰護送，囑再往，無擾及商客之意，乃仍許其通商。（據皇朝通考）

安斑瀾島王張傑諸，廣東潮州人。

幼失學，年十二，無所依賴，聞里中有駛甲板船者，往乞爲船中小使，隨航南洋羣島，止於爪亞。及冠，復航爪亞海帝汶海間，與小島土人貿易，中有安斑瀾島名沙頓人者，約占該島土人七分之一，皆宋明亡兵之苗裔也。傑諸至，愛之，認爲兄弟。

一日，沙頓人因小事與土人鬥，人少而弱，不能敵，賴傑諸調停，遂得安謐，沙

頓人德之，彌益親愛。傑諸見親已者，不能敵土人，殊憤懣。因勸其低心下氣，以作後圖。晝經商，夜習武藝，閱數年相安無事。傑諸弗敢懈，每與沙頓人追談往事，恒摩拳擦掌，誓欲蹴倒土人以洩其憤。聽者皆爲動容，各欲一試其數年來所嫻之武藝，躍躍而不能自己。傑諸乃爲之編分三團，教以攻守各要道，層次井井，沙頓人大悅，公推傑諸爲團總。

傑諸因以己意創徵煙稅，以供團費。沙頓人靡不遵納。翌年行諸土人，土人大譁，因與之戰，勝之，土人乃服。初土王但徵人頭稅於土人及沙頓人，至是復下煙稅令，沙頓人抗之，土人之狡者復兩邊推諉而不肯納，土王怒，命人擒傑諸。傑諸逐之，鏖戰數仗，卒獲勝，更進追之，土王乃遷避於鄰近之哈里島。沙頓人大喜，公舉傑諸以代，固辭不獲，乃約曰：『必聽我令乃可』。衆皆諾，遂受王位。於是改法制，用嚴刑，出入各貨物，分別加稅，新章旣布，人人駭異。因傑諸性燥急，觸其怒，目若饑虎，眈眈欲噬人，人素畏之。且又震於一時戰功，不獲已，皆勉強從命。

先土王有妖術，名曰鋼條，無遠近，能使人迷信。既遁之明年，率哈里親王以黨人來寇，土人輒助之，勢甚熾。傑諸乃設伏於山，自統沙頓兵往海口迎戰，詐敗，誘入山，伏兵突起，截來兵爲二，使前後不相顧。傑諸迴兵反攻，適風緊，塵埃蔽空，對面不能見，但聞四面吹海螺角者，聲震山岳，若有無數雄兵。哈里人大驚潰散，自相踐踏，紛紛逃至海口，急覓己船，已悉爲傑諸牽去，勢大窘，追兵且至，因急匿於土人處。越數日，土人厭惡之，互相衝突。哈里人大悔痛哭，莫可如何。傑諸偵悉其事，多贈食物及帆船，遣送回國。時惟土王潛逃鄰島，厥後屢圖報復，卒不能逞。

當傑諸既擁王位，查在安斑爛者，除己一人外，無華人蹤跡，因設特別優待之策，招之使來。安斑爛米之出口甚多，其量法以三千斤爲一車。傑諸令賣者出米三千二百斤爲一車，買者仍得三千斤，餘二百斤，存儲倉庫，備供華人初到之需。並廣登告白，於是吾國人在爪亞西里百等埠者，輻輳而至。至者各賜米千斤，兼附少女一人，以資伺應。

第安斑瀾風土險惡，每至陽歷二三月，東南風日夜不息，且地土卑濕，華人慣，故初到者往往患頭痛脚腫等病，死亡相望，來者日少。傑諸又設特別保護之法，每遇此時，令僑寓華人避居他島，財產貨物，則付沙頓人守護。造清冊，存王府以資稽核，返時按冊交回，不爽纍黍。自此華人商業日見繁盛，十餘年間，大小店戶驟增至百餘間，並握該島商業之牛耳。如福建之泉州永春州等處人，往而致富者尤夥。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荷蘭人以兵力強借其海口，越數年，傑諸暴病而薨，身後無嗣，荷蘭官爰抄沒其財產，計金三千八百餘萬盾，運珠寶者三百人，日往返三，凡三日夜乃盡，其王位遂選其前土王之親屬以嗣。

（錄自傅紹曾南洋見聞錄）

結 論

胡炳熊曰：南洋最著名之大島有四，曰蘇門答刺，曰爪哇，曰婆羅，曰菲律賓。濱海岸各國之區畫亦四，曰緬甸，曰越南，曰暹羅，曰馬來半島。顧無一地無華僑創國於其間，斯已奇矣。傳中諸人行事雄偉，閱之使人氣壯，得一已足爲國光，而其數乃至十六，絕非他國歷史所可擬，斯益奇矣。

豪傑之生，往往並世，此十六人中，若開關舊港首領梁道明，若新村主某，皆明永樂時人也。若舊港番舶長張璉，若開關菲律賓濱西境首領李馬奔，若開關浮泥邊地林道乾，若婆羅國王某，若廣南王阮潢，皆明萬歷時人也。若戴燕國王吳元盛，若坤甸客長羅芳伯，若波童廠主桂家宮，裏雁若茂隆廠主吳尙賢，若胡蘆國王黃耀祖，若港口國王鄭天賜，若暹羅國王鄭昭，皆乾隆時人也。若崑甸國王陳蘭芳，若開關柔佛檳榔嶼首領葉來，皆嘉慶時人也。

余嘗推尋其故：自明太祖卽位，遣使招徠南洋諸番，華人出外經商者益衆，故永樂間遂有崛起執島國主權者。明之中葉，倭寇猖獗，沿海用兵，二三豪傑因

謀創事業於海外，故立國多在萬歷時也。本朝康熙間，海禁綦嚴。雍正弛之，商賈之路通，故乾隆間豪傑並興，至嘉慶尙有繼起者，雖或別有原因，要由僑寓南洋人口衆多，勢力宏大，故能起匹夫而王其地，是以見交通之大有利於殖民也。

此外若附見梁道明傳中之舊港，宣慰使施進卿，亦永樂時人。若非律濱寓俠潘和五，及附見婆羅國王傳中之悖泥國，那督張姓，附見鄭昭傳中之暹羅國，坤岳，謝文彬，亦萬歷時人。若附見阮潢傳中之廣南官趙文炳，亦雍正時人。若葛刺巴，寓俠連富，及附見新村傳中之三寶隴甲必丹陳豹，附見宮裏雁傳中之緬甸石牛廠主周彥卿，亦乾隆時人。其附見阮潢傳中之阮光平，阮福映，乾嘉間先後王越南，則皆阮潢後人，光大先業者也。凡此皆與中國殖民有直接間接之關係。而潘和五，連富，抗拒西人苛法，以救同胞，尤義烈可風。其精神魄力，比諸十六偉人，蓋無軒輊，故亦爲傳列於後。至於張姓及謝文彬，趙文炳，僅爲人臣；周彥卿，青雖與宮裏雁，合力拒緬，而無事可紀；施進卿，固嘗君舊港矣，然服屬爪哇，事業

較遜；新阮舊阮，席先人遺業，勳烈赫然，又與十六偉人之純屬開創者，所遭不同，故皆附見焉。其桂王遺臣馬九功、江國泰二人，國初由緬甸轉徙，或入古刺，或入暹羅，謀起兵恢復明室，忠肝義膽，照耀千秋，特於宮裏雁傳牽連其事，以見忠於桂王之人心，及桂家創業之所本，則與附見者不同例矣。

余又考十六偉人不特多同時，其鄉貫及出身亦恆相類。梁道明、南海逃民也；（此事明史外國傳不載，惟見於廣東通志外番志。此志又言施進卿乃梁道明副頭目，後代道明領其衆，亦與明史異。附識於此。）張璉、李馬奔、林道乾，皆海盜敗奔者也；新村主、吳元盛、羅芳伯、陳蘭芳，則經商者也；宮裏雁、吳尙賢、黃耀祖，葉來，則開礦者也；婆羅王阮潢、鄭天賜、鄭昭，則先世流寓者也。其中惟宮裏雁爲桂王之官族，吳尙賢爲滇人，黃耀祖亦當屬滇人，此由陸道入緬甸者。婆羅王、李馬奔、林道乾，皆閩人；梁道明、新村主、張璉、吳元盛、羅芳伯、陳蘭芳、鄭昭、葉來，皆粵人；阮潢、鄭天賜，亦當屬粵人；除兩鄭一阮，無由知其先世外徙，出於何途，其餘則

皆由海道往者也。

中國殖民事業，不出於政府，不出於貴族，乃出於窮邊沿海冒險謀生之民，今之談擴張殖民者，其措施之法當若何，可由此而悟其理矣。抑泰西殖民，多藉國力，中國殖民，獨成以私人，誠我種人之奇光異彩，可以炫耀於環球。然因無國力爲後盾之故，終不可以持久。今南洋僑民，雖不下數百萬人，咸蜷伏於外人領土主權之下，宛轉呼號，痛心疾首，受所謂文明種族之苛待，而無如何。回溯我先民手創之大業，已如輕煙，如流雲，隨震雷疾風以俱逝矣。自葉來而後，復有粵人奠定吉隴罇律之兩事。曾不轉瞬，遂見奪於英人，我同胞血戰而得之，彼族垂手而享之，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由今衰而思昔盛，感不絕於余心，余所以擲筆而不忍再書者也。

嗟我政府，嗟我同胞，不可無以維其後，合羣而研究方略，責在吾人，抑殖民專部之建設，夫亦安容已矣。

有 所 權 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初版

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

編輯者

上海真茹四鄉
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

發行者

上海真茹四鄉
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

印刷者

上海聞北永興路鴻吉坊一號
友文印刷所

總發行者

上海真茹四鄉
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

每冊實價大洋壹角五分

2.1
3